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春秋明經卷之二

築臺于郎築臺于薛築臺于秦冬不雨



力後荐與而民困故天降之異為可憂夫固國莫大於保民而保民莫切於備患也魯之莊公不知務本而節用故即位之三十一年春而築臺于郎矣至夏而再築臺于薛其秋又築臺于秦三時而築三臺是謂妄興力役無故以勞民也其冬而有不雨之異夫民力困矣而重之以天災寧不深可憂乎是故一歲築臺而至于三則莊公之虐其民者可見一時不雨而書則聖人之憂民者可知矣云云吾嘗觀于莊公之經矣公之二十八年一興築郿之役而遂至于大無麥禾則其不能務本



節用而無豫災之備可知矣築郿之歲未嘗聞有水旱蝗螟之災也而至于倉廩皆竭况于連築三臺而重以不雨之變乎嗚呼此春秋為之深憂而謹書之也古者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夫豈以為觀游之所哉今莊公去國築臺于遠則是為耳目之娛而勞民矣勞民以自樂使百姓見其車馬羽旄皆疾首蹙頰而相告其何以為國乎故當卒歲于耜之時既已築臺于郎矣至舉趾條桑之月又築臺于薛焉侈心一肆遂不可遏又役身葵及菽之民而築臺于秦何至若是數數而不憚煩也哉財盡則怨力及則對怨對之氣積于下而陰陽之氣沴于上是以不雨之應遂見于

冬嗚呼天之愛民甚矣豈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後其欲哉茲之警良可懼矣是故一時不雨非大災也春秋猶謹書焉所以寓憂民之深意也抑嘗論之魯於春秋以周公之故而為天下諸侯之宗莊公值齊桓之伯宴安無事苟能立政立事以保乂其民周公之業可復振也今也不然及此時盤樂怠傲不亦深可惜哉三築臺而不雨矣明年之春又城小穀是以民力為不足惜而惟其所欲為矣身雖終於正寢而嗣子卒斃於亂臣之手其國幾亡嗚呼使天假之年吾恐莊公之憂不在其子孫而在其身矣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齊人衛人鄭人盟于

諸侯連兵以構怨又結言以固黨春秋所以直書于前而貶之於後也夫征伐會盟已非諸侯之所得為而況以不道行之者乎鄭憾魯之後已而挾齊衛之君為郎之戰是謂連兵以構怨非義甚矣既戰而為惡曹之盟又結言以固黨夫何義乎春秋存其爵於戰所以見其實貶其爵於盟所以正其罪聖人之筆削嚴矣哉嗚呼九伐之法職在司馬王者所以討不庭盟載之法掌於司盟聖人所以待衰世有天子在夫豈諸侯所得而私用哉彼齊者太師之胤衛者康叔之後而鄭者宣王之懿親也我周東遷于孫日失其序惟是一二伯父叔舅

所當戮力以為藩屏豈如弁髦而因以救之今也不念先王先公而私相樹黨以侵敗王略使宗周之卑日益滋甚其何罪大焉嗚呼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且郎之戰何為耶魯桓天下之大惡人人所得而討也彼鄭伯既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衛亦坐視而不問也則皆與之為徒矣今乃以周班後鄭之故合三國之君親將戎卒歷周公之封竟以快心於一戰尚為知類也夫是故春秋列序三國之爵而曰來戰于郎若曰三國之志為此戰也則其動眾無名殘民不道之罪可見矣鄭伯主兵而先齊者所以治惡黨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也惡曹之盟又何為耶方



其來戰也既曰同心以後事于兵革矣復何嫌隙而結盟哉蓋其合也不以義則其中不無疑矣於是刑牲歃血質之以鬼神矢之以約誓將以固其黨與而求其所大欲而不知信之不由中盟何益哉徒足以長亂耳春秋於此貶其爵而稱人賤之也若曰無道之君不足以當王爵也則其慢鬼神犯刑政之罪可見矣是故始不書爵則不知其為三國之君後不書人則不足以殫三國之惡故前書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其盟而以奪爵示貶屬詞比事之教不亦深切著明矣哉厥後不出三年鄭伯果合紀魯而戰齊衛明年齊衛又聽宋人之以而伐鄭誓言果足恃乎卒之連兵結黨惟利之後今日取賂而納突明日納朔而歸俘使兄弟之倫君臣之義委諸草莽而不存也然後王綱漸盡而天下變為伯矣吁春秋深貶惡曹之盟其有以也夫

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云云于戚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黨大惡而治小罪此晉伯不競之所由也夫伯主之所以能宗諸侯者以其能明天下之大義也今衛孫林父逐君而立不正大惡也晉人乃合諸大夫于戚以列其罪人于會矣至于石買之伐曹較之林父非小罪乎晉則因其來使而執之無乃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也乎觀春秋書于戚之會於前而書執衛行人石買于後



則晉之所以為伯主者可知矣云云昔者桓王不討宋魯而伐鄭以致繻葛之敗王綱始大不振而春秋譏其不天為其不知輕重之倫也今有以臣逐君以弟篡兄則相與為謀以成其亂而欲以威力禁與國之爭吾知其無益矣故曰旋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其斯之謂與是故孫林父衛之強臣也昔也不能事君而出奔晉又介於大國以歸其國非定公之所欲也其於先君且然矣於嗣君乎何有丘宮之盟故三公子尹佗之追直欲以一矢加之君臣不帥職而增淫發洩罪孰大焉晉悼惑師曠之邪言及中行偃之妄議不能共行天罰而反為之合七大夫于戚以定其所立之人其

何以為訓乎遂使亂臣賊子得有所恃以縱其惡而無所忌憚也不亦甚哉若夫石買之伐曹非無罪也然而毀瓶之怒起于孫蒯當是時也衛侯在外未入而僭竊之剽猶立于位也使晉平因曹人之愬治其舊惡告于諸侯復衎廢剽執孫林父而戮之不亦善乎今也舍此弗問而執石買徒以伐曹之故伯討宜不如是矣春秋先書于戚之會既出林父之名而繼於衛侯出奔之後後書晉執石買而貶稱人且曰執衛行人則晉人黨大惡而治小罪之失可見矣嗚呼買可討也置林父而討買則不可也於是乎可以知春秋之權衡矣故以悼公之賢而伯止于蕭魚至平公而遂有溴梁大夫之縱則



皆黨孫氏之效也諸侯之貳豈必假羽旄之事哉向使  
晉人以會戚之大去弼討逐君之罪以執石買之怒移  
于孫氏則晉之伯業豈可量也而不能焉惜哉他日欒  
盈入於曲沃而趙鞅入于晉陽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  
大夫相繼而起其患不減于林父三家競爽而俱酒廢  
為家人其禍不止于衛侯故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又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推原其由則于戚之會可勝  
憾哉

吉禘于莊公作僖公主

禮失於亟而復失於緩春秋所以病望國也夫喪祭之  
禮各有其時緩與亟之失均也何謂亟莊公喪制未終

三年而閔公遂行吉禘之祭無乃太早乎何謂緩僖公  
即世十有五月而文公始作練祭之主則又太慢矣先  
王制禮以節人情亟與緩同為不敬魯為秉禮之國而  
若是焉可歎也夫云云古者三年之喪畢致新死之主  
于廟廟之遠主常遷入祧於是大祭于太廟以審定昭  
穆之序其禮有常期也諸侯既葬則反虞虞主用桑期  
年而練祭練主用栗故特祀之於寢而不同於宗廟以  
昭其孝思之誠其日有定數也今閔公既失之於亟而  
文公又失之於緩一緩一亟皆以已意行之先王之制  
紊矣聖人愛禮甚矣寧不為周公之魯惜哉自今觀之  
吉禘于莊公在閔公二年之五月莊公之薨至是二十



三月則三年之喪未畢矣喪未畢也而可以行吉禘之禮乎禘非魯所當用姑置未論今先君方紀于寢而非官廟遂用盛樂而行吉禮三年之愛忘矣為子而忘三年之愛是不有其父也是事也一舉而三失禮也故春秋禘祭不書因其亟而書曰吉禘見其用吉之早也曰于莊公明其于寢也而閔公之失不可掩矣作僖公主在文公二年之二月則僖公之薨十有五月已過乎期三月矣過朞而猶未作主可乎生事死祭禮之大節以先君練祭之主而作不及時以為微而忽之慎終之意蔑矣事父而蔑慎終之意不可以為子也是事也積惡之原也春秋於他公作主不書以其緩而書之且詳志

其曰焉而文公之失不可蓋矣送死人道之大變而不謹其禮履霜堅冰之兆也其可以為小失乎嗟夫禘者天子之祭也魯僭天子以為常不可勝書也作主者事亡之常禮也不必書也本皆見于春秋之經矣為國以禮而祭祀又禮之大者而至于如此此時之魯尚可為周公伯禽之魯乎又其甚者禘太廟以致妾母縱逆祀以亂昭穆魯之禮不可言矣周家之禮周公所制以周公之子孫而壞周公之法度吾於他國又何望焉嗚呼周公其衰矣

曹公孫會自鄴出奔宋

賢者之後能不失其去國之禮春秋所以著其美也夫



聖人不以常事過褒於人臣其有所褒者必其有以取之矣是故大夫去國待放而後出奔常禮也曹公孫會能行之于春秋之世則既賢於當時之人矣而况又為子臧之後乎春秋特因其出奔而書曰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鄆者其食邑也自鄆而出奔者待放也曹大夫鮮有以名氏書其曰公孫賢也而又賢者之後也一人而二美具焉可不書乎古者大夫有罪待放於其竟三年君賜之環則復賜之玦則去是臣子之常禮也時入春秋君臣道喪久矣故臣子能專其邑者無不叛其國能使其衆者無不要其君以滅武仲之智而據防以求後况其他乎今有人焉語其世則賢人之子孫也觀其

所行又有異乎當時之人則君子又烏得而不錄之哉若曹之公孫會是已夫公孫會者公子去時之後也喜時者何所謂子臧是也子臧者曹宣公之庶子宣公伐秦而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而使喜時逆曹伯之喪負芻乃殺太子而自立子臧將亡負芻懼而告罪乃反致其邑焉及晉侯之執負芻也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弗立而奔宋曹人所謂社稷之鎮公子也今會之出亡也雖不可知其故然當衰亂之世獨能行古人之禮故其去也不即走于他邦而居于鄆則非有大罪也明矣居鄆而君不賜之環矣然後徐徐焉自鄆出奔宋其進退之間雍容不亂隱然有子臧之遺風焉可



謂不墜其世德矣觀于子臧已知彼而子臧之後又如  
此子臧其不泯乎春秋之義善善也長而惡惡也短惡  
惡止其身而善善及其子孫安得不特書以著其美也  
哉故奔未有書自者而書自鄆則知其為待放也曹無  
大夫唯公子首以筆之戰特書以示貶此則特書公孫  
則知其與之也不書其入于鄆則非叛也自鄆出奔而  
不以鄆繫之曹則與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  
楚者不同也由此觀之聖人之情見矣抑嘗論之國之  
衰也未嘗不由親小人而遠賢臣也是故維鵜在梁刺  
于詩人乘軒三百數于伯主其來久矣故子臧賢公子  
也致邑與卿而不出公孫會好禮者也去國而入于宋

然後白鴈來而公孫彊出矣且不得以亡國之善詞書  
于經嗚呼悲夫觀魯論記太師以下翰河蹈海而知魯  
觀春秋書子臧來奔而知宋吾於公孫會之去也而又  
有以知曹矣

秦伐晉狄侵宋楚于蔡侯次于厥貉

疆國並起而伯勢分春秋所以深為世道慮也世至文  
公中國衰而外夷強矣是故秦有伐晉之師而狄亦為  
侵宋之舉二強並起遂使楚子得以乘間而挾蔡侯次  
于厥貉以與晉爭伯春秋狄秦于前而爵楚于後然則  
成楚之強者秦與狄也觀伐晉侵宋而次厥貉書于一  
年之間諸侯之無伯害哉嘗考春秋之時倚方漢之險

以憑陵諸夏者楚也據崑函之固以抗衡伯國者秦也恃豺狼之爪牙以逞其貪婪者狄也桓文不作伯業不振無歲不有秦狄之師無國不有荆楚之患春秋不以秦狄之患為憂而以秦狄黨楚為憂者何哉蓋當時天下之所倚賴者一晉而已今荆既盛于南而秦又起于西狄又跳踉于北三強競爽不弱一个焉晉之世伯不易守矣是故秦人伐晉而楚遂滅江秦晉戰于令狐而狄遂侵我西鄙楚師至于狼淵而狄又有侵齊之告何其不約而同耶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如綫可不懼哉况於晉君冲幼不在諸侯於是起范山之邪謀生蠻貊之禍心救鄭不及楚人遂有以覘其不能聘魯而傲

楚人遂敢以試其僭強而北方之圖堅不可破矣彼秦者晉之姻親也令狐之役晉不謝秦固不直矣而秦納不正豈為無罪康猶不悛不顧義理之是非而惟以報復為事與兵伐晉以取北徵當楚狄交亂之際而乘時肆暴陵轢諸侯之盟主是以夏而為夷之行春秋以狄待秦者晉之失伯秦為之也由是狄患遂肆而三恪之宋首被其侵雖曰潛師以為侵掠而豺狼之毒浸不可遏是役也非特為宋患也將天下之患自此始矣於是楚人知中國之多故而乘勢以興厥貉之次以臨宋也臨宋所以圖北方也而宋果以狄難不能禦遂道以田孟諸夫以繒夷覆載不容之罪人儼然入于中國驅諸



春秋日經卷三十  
十  
侯而奴役之天下之變有大於此者乎故楚從此遂得  
書子同於中國以其強之成自此始矣春秋狄秦于前  
而進楚于後豈無意哉觀楚秦相與滅庸相與盟于蜀  
而他日呂相絕秦之言亦謂穆公即楚謀我則秦之黨  
可知矣自是以後楚伐麋而狄侵齊楚圍巢而秦戰河  
曲新城之盟僅々也拾而齊又叛晉人置不敢問不欲  
更生一敵以為東顧之憂也而不知文襄之業堂堂然  
去矣嗚呼狄不足責也楚亦汚於荆蠻久矣秦之先死  
于王事有功於周室者也穆公以于峭之敗出悔過之  
誓言聖人錄之使其由是而進于善則其伯豈止西戎  
而已哉奈何連兵數歲不能成尺寸之功而徒以成楚

人之暴抗嗚呼春秋狄秦而至于再其有以也夫

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  
之

諸侯連兵以為暴而敵國又乘其後春秋所以交責之  
也夫兵聖人之所惡而况以詭詐相報復乎宋衛間鄭  
師之在外而乘虛以入其國既入鄭矣又召蔡人以伐  
戴則其阻兵肆暴未有若此之甚者也而不虞鄭伯之  
起乘其弊伐而兼取其師焉夫宋衛固不義矣而鄭亦  
豈得為義哉春秋書入書伐又書伐取則為交責之也  
可知矣云云周官九伐之法大司馬掌焉列國而非王  
命不敢擅運其兵也東遷以來王綱不振諸侯各自為

黨以奸詐為仁義視殺戮為尋常得奪紛々莫之能禁  
其罪可勝誅哉今鄭師以伐宋出宋人知其國之無守  
也於是揆衛人以擣其慮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之  
謀也果然造鄭國都如入無人之竟是宋衛之得志於  
鄭矣二國既已入鄭而驕故以伐戴召蔡借曰鄭有舊  
怨戴何罪乎不過乘時徼利以凌弱而犯寡耳則其阻  
兵安忍之惡極矣而不知鄭莊之計又巧也方二國之  
入鄭也鄭師已在郊矣不還師以自救而委國與之避  
其銳也及其既伐戴而圖之擊其惰也是故駐師于郊  
多方以誤之彼宋衛扭於入鄭之役謂已實無敵矣而  
不虞鄭伯之亦掩其不備鄭攻其外戴應其內一舉而

三國之師盡沒亦可為好兵毒衆者之戒矣嗚呼宋梓  
以是施之於鄭而鄭又以此反之其民何罪而魚肉之  
若是耶然則宋衛蔡鄭皆不可以逃王者之刑也春秋  
比書其事而四國之惡彰矣抑嘗考之春秋之初以詐  
用兵莫甚於宋鄭也前此宋人伐鄭圍其長葛鄭則輸  
平于魯而不之救長葛見取於宋猶不顧也宋人自謂  
無能為矣不知宋魯之黨既離而郟防之取繼至則宋  
已墮鄭之術中而不寤也至此又蹈其前轍焉卒於民  
不堪命禍發蕭牆嗚呼若宋之殤公所謂自取之也夫  
齊人鄭人入郟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假王命以逞其私忿抗王威以肆其不臣甚矣鄭莊公



之不道也夫諸侯而不知有王惡之大者也鄭伯憾鄭  
之不會伐宋於是託於王命而挾齊人以奪其國入者  
不順之詞也則其假王命以逞私忿者可見矣既而以  
不朝得罪於王王帥諸侯以討其罪乃敢用兵交戰于  
繻葛王非諸侯之敵也抗王威以肆其不臣其罪又何  
如哉春秋於入郕書人書入以著齊鄭之罪於伐鄭不  
言戰敗所以存天下之防也嗚呼鄭者宣王之懿親我  
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鄭實王室之藩屏也柰何寤生  
以小人之誑連諸侯以逞其不義東遷之初實為無王  
之首是故伐衛而專征伐之權盟石門而亂同盟之法  
蓋亦周禾君臣道之喪取邑易田滅紀廢典則其不知有

王也久矣至是以兵入郕果欲尊王室我觀繻葛之一  
戰可以究其姦雄不道之心矣夫郕者文之昭也當魯  
之九年鄭人伐宋召郕而郕不與非郕罪也鄭莊以其  
嘗為王之卿士而託於王命以欺諸侯於是合齊人以  
虐郕而誣以違命之罪干戈戎馬造其國都而王臣不  
行王師不出則其矯假之罪已明而猶未也一旦王奪  
其政遂懷忿而不朝以致天王奮怒躬帥三國以伐之  
此舉雖非天討而鄭之見伐于王尤足信其入郕之為  
矯矣不然鄭方糾邀王惡何至自受王師之伐也哉王  
師既至乃不俯首請命而敢執干戈與天子同旋繻葛  
之後至以一矢加之乘輿遂以恃道而有若此者乎春



秋不言其戰與敗所以為王諱而存天下之大防也然鄭之所以敢抗王者未始不由入鄭之後致之也易曰履霜堅冰至矯制入師而王不問然後大假三命以制諸侯於是而入許於是而納馮志得意滿遂有縑葛之舉矣自縑葛以後而王命不行伯圖遂啓故夫秉周之不振皆寤生之所為也論而至此鄭莊之罪不容誅矣而齊以太公之裔賜履之命非不重也乃不能以義制鄭而從其所欲然則祿父者亦寤生之徒與

杞子來朝公子遂帥師入杞

事入而失其禮者固可責責人之失禮而加以兵者尤可罪夫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而仁者為能以大事小

也若杞者可謂不知而魯亦可謂之不仁也歟夫杞不朝王而朝魯非禮矣況以中華而用夷俗以夷變夏杞之罪容可免乎魯之於杞有婚姻之好焉誨之以文告加之以訓辭抑豈不可而公子遂帥師入其國則太甚矣春秋交著其罪故杞本伯爵而貶稱子狄之也公子遂帥師言其用大眾也入者不順之詞也而二國之罪皆無所逃矣云云昔者太王之事昆夷以小事大者也其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曷嘗自外於禮乎湯之事葛以大字小者也其書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曷嘗以失禮而遽伐之乎春秋之時人心數壞天理不明故小國安于僻陋而無自強之志大國矜其威力而



無仁愛之心於是并吞並起弱肉彊食然後禮義衰而  
干戈橫行中國微而夷狄暴橫莫之能禦夫豈無故而  
然哉且杞者先代之後先王以之備三恪而作賓者也  
今而棄命廢職忘先君之所事守不能居其封爵亦可  
鄙矣縱以微弱之故欲恃大國以鎮撫其社稷則有先  
公之遺法在何至以夏后之子孫用東夷之習俗投章  
甫而襲左衽變禮樂而言侏離已則無禮以汙大禹之  
明德其何罪大焉春秋因其來朝之用夷禮遂從而夷  
之以見杞之自絕于中國也由此觀之杞則誠有罪矣  
柰何魯以周公之胤周禮所在彼小國不能自振而倚  
我大國以為援其情亦可矜也而况於伯姬在杞

之好庸可棄乎彼之來朝豈不有慕於我而為是僕二  
也乎威儀文詞之不類進退揖讓之或愆胥教胥誨以  
引以翼以繼武王周公興滅舉廢之心可也今也不然  
旁朝之車甫旋而上婦投鉞直造東樓之國舍曰有罪  
何至於此彼以其卑我以吾暴嘉善而矜不能之意果  
安在乎春秋書公子遂帥師入杞繼于杞子來朝之後  
則杞之失禮可罪也而魯之不道不亦甚乎抑嘗考之  
桓之二年杞嘗朝魯未幾而魯亦入杞則杞每以朝魯  
而受其兵何哉桓不足責也僖公號稱賢君而亦若是  
耶禘太廟致夫人而嫡妾之分失愛季姬遇鄆子而閨  
門之防亂况又從楚盟齊乞師於楚使天下淪於塗炭

魯之為魚庸愈於杞乎不省己而以責人嗚呼微春秋不仁者皆得以文其惡矣

及晉處父盟公孫教會宋公云云晉士穀盟于

垂隴

受人之非禮而效其尤者罪在望國待人以非禮而貳其過者罪在伯主夫大夫不可以抗諸侯禮之大節也今也文公朝晉而及晉處父盟是晉以非禮加魯而魯受其辱矣柰何垂隴之盟宋陳鄭之君在焉而我以公孫教會之晉又以士穀王之晉既貳過魯亦效尤遂使君臣之分從此大紊於天下誰之咎耶春秋於處父之盟沒公不書而處父去氏於垂隴之盟則據事直書而

罪自見夫夫同盟之法已非列國之所當專况於以大夫而與諸侯盟乎周道衰微王綱解紐及邾盟蔑隱公實擊其端至于浮來之軟降尊後早于折之盟以下援上則亂常失序皆自我魯為之寧不重可歎乎齊桓朔伯而以公子結抗盟為討于防之軟魯又不祥直至後幽之盟齊伯大定二十餘年綱紀粗立抑何幸歟晉文以譎主諸侯而翟泉之役首為厲階王臣且不顧矣况與國乎襄公當國家多難之時不知以禮信屬諸侯而以不朝來討文之伯也未能改物何遽至此我文公不能以周禮自守而畏大國之威奔走聽命辱莫大焉晉侯不念同姓之懿而暴蔑周公之裔胄以宣示其侈處



父大夫也敢盟天子之公侯乎滅紀廢典以干先王之  
法度其何罪如之春秋沒公以為魯諱魯人恥之君子  
亦恥之也至于垂隴之會宋以三恪之賓陳以虞帝之  
後鄭以宣王之懿親咸與在列而晉又使士穀主其盟  
是晉襄之待諸侯皆以大夫當之矣一之已甚其可再  
乎晉不足責也魯亦可以省矣人以大夫盟我我之辱  
也教也何人而使上敵三國之君辱於人不戒而亦此  
辱人夫效尤禍也不知政權下逮自此始矣是故有處  
父之盟而後有垂隴之盟晉有處父士穀而魯有公孫  
敖相視而起相觀而化三家六卿之禍萌矣春秋嚴謹  
始之法故深貶處父而垂隴之役遂列二子之名氏非  
但直書以從同而已也若曰大夫之交政于天下自此  
始也由是而大夫皆得以名氏書于經矣仲尼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由是晉有趙盾魯有仲遂紛紛迭起而  
柩園之事過市之笑繼見嗚呼濫觴之不塞孰滔天之  
可遏履霜之不謹知堅冰之必至他日昭公逐哀公走  
靖公廢乃其效歟然後知春秋正名辨分必謹于始為  
後世慮至深遠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云云救鄭楚子使叔  
來聘

外夷猶復而中國失禦侮之道故外夷遂強而用中國  
之禮焉此夷夏盛衰之大機也夫外夷之所以強皆由

中國不振而已矣當我文公之時晉靈少懦不在諸侯楚人師于狼淵以伐鄭是以此嘗晉之能否也晉大夫以五國之師救鄭而緩不及事春秋貶大夫而人之以見中國之不振自此始歟由是楚勢遂張而使椒聘魯乃以爵書而君臣並見然後華夷無復辨矣可不為之寒心哉嘗謂夷狄猾夏未足憂而中國之衰為可憂何哉當齊桓創伯之時荆始入蔡而伐鄭其勢張矣桓公同盟于幽之後荆始來聘其進不過書人而國號且未改也既聘之後屢駕伐鄭而改稱楚不駸駸乎強大而將不可遏歟然而次陘之伐振旅于前而城濮之戰獻捷于後終桓文之世不得以爵見經以中國之有人也城

濮以來楚人不敢北嚮者十有五年今而忽起伐鄭之師寧不謂中國無人而可以逞其願乎是役也實華夷盛衰之大機也晉之執事不思折衝禦侮以消外患雖起救鄭之師而逡巡畏縮不即赴敵遂使鄭國失三大夫不得已而及楚平誰之咎耶春秋於伐鄭之楚猶以人書向使晉能遏之於此亦何致遂成其強哉惟晉人不識事勢而坐失其機然後強夷得遂其志而越椒來聘公然以中華之禮行乎望國觀其以玉帛而來固異乎執干戈以從事推原其心豈誠知義而慕之者哉不過借此以為窺覘之計耳春秋於救鄭之役貶諸大夫而稱人以中國之失策自此始也至于來聘之役遂進



楚而稱子以蠻荆之得與齊晉並有自此始也由是而  
次厥貉由是而侵陳遂侵宋無乃濫觴于伐鄭而滔天  
于聘魯也歟甚而至于辰陵之盟于邲之戰首足遂倒  
懸焉然則晉靈趙盾有長亂之罪無所逃矣或曰來聘之  
舉傳謂與之今子之云得無異乎曰君臣並書固與之  
也而寔強之意見焉不然何以從此而凡役得書爵耶  
愚請為之說曰滕子來朝自是而皆稱子若曰滕之淪  
于夷狄自朝桓始也楚子使椒來聘自是而得稱子若  
曰楚之進于中國自聘魯始也吁聖人之旨微矣哉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禮施於不當施之人者人事之失瑞降于不當降之國

者天道之變也夫時聘結好常禮也而以為非何哉魯  
桓以不義得國王法所當討也今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茲非人事之失乎百穀順成嘉瑞也而以為異何哉魯  
桓以不義得國天理所不容也今五穀皆熟以有年茲  
非天道之變乎在他君以聘問為禮而施于桓公則非  
在他君以有年為常而降于桓公則異聖人之旨微矣  
哉嘗謂春秋之作無非為存天理正人倫計也人事舛  
則倫不正天道僭則理不明聖人上奉天時下立人紀  
故有賞刑之庸而有變理之道焉春秋天子之事也安  
得不於天人之際交致其謹也哉是故魯桓篡隱而奪  
其位人倫之大變也執之者無罪殺之者無禁暴明其

惡恭行天罰宜也魯之臣子義不戴天而莫能討則鄰國之所當舉法也况於太師實受賜履之命齊可以不問乎柰何不脩方伯之職乃使其貴介弟將玉帛以脩好人事之反其常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書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所謂禮施于不當施之人也桓篡隱而有其國天理之大變也不有人禍必有天殃旱乾水溢疾疫饑饉宜也天下諸侯視以為常而莫能討則惟天能誅之耳况於豐年之瑞當應于有道之國魯何以致此乎柰何不有凶災之譴當其即位之三年乃獲五穀皆熟之慶天道之反其常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特書曰有年是謂瑞降于不當降之國也春秋深明天人之理安得不以為非常之事而謹書之哉厥後宣公之惡猶桓也元年齊侯與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則亦釐公修聘之類也十六年而大有年則亦桓公有年之類也人事之失天道之變春秋特於二公備之聖人誅亂討賊之法嚴矣哉雖然弟年來聘齊之罪也而有年之瑞天亦儲乎以桓公在位十有八年大水蝨災每見于經而僅一有年則他歲之歟可知矣桓公之罪可誅而周公之遺民不可殄也天為民而有年豈桓公有以致之哉不然彭生之難亦不異於為氏之禍何耶故曰天定亦能勝人不可誣矣

考仲子之宮築王姬之館于外



望國以非禮為禮春秋書之所以正其失也夫知其不當為而為之者天下之大罪矣故仲子惠公之妾也不當祀以夫人之禮而隱公成其父之邪志為別立宮以祀之蓋自以為得禮而不知其非禮也齊者魯之仇也不當為之主婚而莊公忘其父之讎為築王姬之館于外亦自以為得禮而不知其悖禮也由此言之豈非故為其所不當為者乎此春秋所以深惡之也古者庶子在父母之室為其母不禫所以厭於尊慈母與妾母不世祭所以降於嫡此禮之當辨者也况以妾母而敢立宮以尊之乎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此義之當行者也况以父讎而敢

築館以主其婚乎今隱公棄嫡庶之分而莊公忘父子之親天理絕而人倫亡矣春秋安得不深責之哉且仲子者桓公之妾母也隱公承先君之邪而讓非其所當讓將立其子而先尊其母特以孟子既入惠公之廟則仲子不得與之並享則非不知仲子之為妾矣故特奉之以別宮自常情言之則不敢致諸太廟而別立宮焉疑若稱也由君子觀之則謂公雖不敢附仲子于太廟而立宮之禮亦非故春秋因其始祀而書曰考仲子之宮考者始成而祀也不曰夫人而曰仲子正其名也而隱公之以非禮為禮可知矣莊公之於齊不共戴天之讐也天王嫁女于齊而使魯為之主害義甚矣為莊公

者泣血以請辭焉而勿從之可也奈何藐然不顧而遂受命焉然不館之於國內則非不知其不當為也故特築王姬之館于外自常情言之則築館于外不失居喪之禮疑若可也以大義言之則公也方當寢苫枕戈之時而與仇人主婚姻之禮不亦悖乎故春秋特書築王姬之館于外則莊公之以非禮為禮又可見矣夫考宮常事也其得為者不書而考仲子之宮則書以其亂夫婦之倫也考書于上而繼之以初獻六羽六羽尤非仲子不當用則隱公之罪不可逃矣魯主王姬久矣其得為考文書而莊公之主齊婚則書以其忘父子之倫也築館書于上而繼之王姬歸于齊歸齊則非魯所當

主而莊公之罪不可逭矣斯二者三綱之所繫也春秋安得不深謹之哉嗚呼魯之禮若是耶而曰猶秉周禮也然則當時諸侯之於禮可知矣

會于蕭魚秦人伐晉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伯主既服貳國而不能制外患此春秋之所惜也夫功不在大而患不在小也惟不慮患于功成之後則未有不失之者矣晉悼公疊三駕之勞以得鄭于蕭魚之會此中國莫大之功也奈何秦人繼之以伐晉借曰秦晉仇也葦爾莒乃敢伐我東鄙而圍台彼固有以覘晉之急矣而當悼公之世有是焉寧不深可惜哉故自蕭魚而晉伯衰矣云云吾嘗觀于齊桓公矣方其伯之盛也



攘夷狄恤與國糾逃王厲如恐弗逮何其勤耶至于葵  
丘既盟怠心遽肆由是楚狄交熾公不能抑君子傷之  
以為有始而無終也然而緣陵之城救徐之役功雖不  
足猶有事焉而未至如晉悼之遽自書於服鄭也人徒  
知葵丘為桓公盛衰之會又孰知夫蕭魚為悼公勤怠  
之機耶何也悼公之入國也逐不臣七人以治內圍宋  
彭城以治外而復伯之權輿已在此矣由是而睦諸侯  
和我狄三分四軍以待來者其勤為何如耶故鄭人之  
未服也申之以五會震之以三駕屢盟而屢叛屢叛而  
屢伐公亦知服人以威之未盡善矣於是乎肆皆圍鄭  
聊以張吾三軍而納斥候禁侵掠旋繼于行成之後講

好會而却誓盟推至誠以待鄭使反覆之人不惟面革  
而有服其心庶幾乎王者之氣象矣奈何服鄭之後遂  
自縱弛秦虎狼也黨楚而來謀魯亦預為之防乎今  
也徒知一鄭之服為可喜而不知魯之至為可憂豈  
蠶有毒况敵國乎秦人來伐乃使士魴以孤軍禦之卒  
易秦而不設備于櫟之戰不敢以告諸侯亦可耻矣比  
及明年僻陋在夷之莒亦敢興師伐魯而圍其邑夫魯  
晉之同姓事晉最謹而莒敢陵之豈徒弱魯而已知晉  
之怠而不畏也觀春秋書蕭魚之會而繼書秦人伐晉  
明年又書晉人伐我東鄙圍台無乃與盟于葵丘而繼  
書狄滅溫楚人伐黃之事類乎雖然蕭魚之會晉悼之

終也諸侯賴之稍獲息肩當衰亂之世亦可謂之小康然以聖人之王道律之則不然矣悼公以清明之資而止于此寧不深可惜哉悼公沒晉伯替矣推原其由悼公之政大抵以大夫分之當其盛也有荀瑩魏絳之良及其衰也伐秦制于欒黶而會戚感于荀偃師曠然駸駸不振而溴梁之屯見矣無競維人豈虛語哉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鄭罕達帥師取宋

師于岳

列國互用詐以相覆春秋比書之亦可見出乎已者之反乎已也失兵聖人之所惡也而况於以詐謀交相傾覆者乎我哀公之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越

五年而鄭罕達又帥師取宋師于岳夫取者悉虜而俘之也成師以出而使敵人得盡取之則敗者必有不備不虞之失而勝者必有出其不意之計詐謀並作仁義塗炭寧末重可憐哉觀春秋書宋鄭互相取師之文可以有所感矣先王用三驅而不掩群君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待物且爾而况人乎時入春秋諸侯放恣干戈相尋靡有寧歲用詐逞奇紛々而莫之禁以奸宄為仁義以殺戮為尋常在王法不可勝誅矣今鄭大夫欲外取邑以與嬖人於是乎有圍宋雍丘之舉其罪豈不大哉春秋乃舍鄭人之圍邑而專著宋人取師之罪何也夫敵加於已自反而有禮焉則修文告以却之不得則



告于天子請于方伯必有能伸之者今也不然則圍鄭師于雍丘日遷舍以合壘是宋人之志在於盡劉其眾而異於解罔祝禽者矣則不仁孰大焉故春秋不書鄭之伐宋而但曰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言取則無一人得脫可知而鄭之懸軍深入自取敗亡之罪亦可見矣佳兵不祥之器出乎爾者必反乎爾矣不越五載而鄭罕達又以取宋師書于經夫向巢欲盡平元之族而圍嵩亦猶鄭人之圍雍丘也鄭罕達救嵩而圍宋師亦猶皇瑗之救雍丘而圍鄭師也則鄭人之志亦在於報宋必欲悉虜而俘之矣彼以不道施諸我而我又以不道報之以怨揚怨常何時而已乎春秋亦不書宋人

之伐鄭而但書曰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嵩則用詐之罪在鄭而宋之不備不虞以取喪敗之罪又可知矣夫國以民為本君子之愛民也如保赤子不時且不敢使况以私忿小怨驅而納諸陷阱之中使其肝腦塗地骨肉離析至此極哉有伯者作且不可容律以春秋之王法皆當服上刑矣抑嘗考之春秋之初書曰宋人衛人入鄭而繼之曰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是二國之以詐謀相掩非一日矣桓文迭起而取師之文不見于經至是乃兩見焉而又出于宋鄭宋以先代之後作賓王家而鄭以母弟懿親蕃屏王室而壞法亂紀至于如此可勝誅哉嗚呼觀宋傷鄭莊於春秋之始而知

天下之無王觀宋皇瑗鄭孚達於春秋之終而知天下之無伯始而諸侯終而大夫又可以言世變矣

仲孫羯會晉荀盈云云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

伯主以天下私其親故命使施禮為可鄙而屈身要信為可賤也夫惟義可以率人苟以其私則無以令與國矣今晉之平公以杞出之故合十二大夫而城杞役諸侯以私其母家罪莫大焉是故既城之後而使士鞅來聘來聘所以拜城杞也未幾而杞子又以來盟至魯來盟所以拜杞田也比事以觀則其以不義動人而有不慊於心者可知矣然則晉之失伯不亦宜乎云云夫伯

者所以合諸侯而匡天下也苟以德命誰敢不從是故齊桓公以諸侯之師城邢封衛天下翕然以存亡繼絕之美歸齊不聞桓公之遣使以謝諸侯而亦不聞邢侯衛侯之親往結盟于諸侯也而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功為何如哉惟其心在於公義而非為私也今晉侯以奕世之伯號令諸侯非弱於齊也而城杞之後僕之馬來聘來盟之不暇寧不可鄙賤哉何以言之晉平之母杞女也杞於是時非有外患如邢衛之在齊桓時也德則不競而介於大國以勞諸侯夫諸侯者天子之諸侯也非晉國之役也昔者平王不撫其民而戍母家詩人有東薪蒲楚之刺君子傷之而况於晉乎今魯臣彪不



恤周宗之闕而復肄是屏於是乎合十二國之大夫勤  
版築于東樓之祀文之伯也未至改物何以有此棄同  
即異不仁役人以私不義不義不仁何以為伯主當時  
魯鄭大夫有甚乎之嘆而不敢違也則天下皆知其不  
當為而晉亦自知其不可矣城祀之後甫旋而士鞅之  
聘踵至謂區區禮文之未可以蓋其愆而收諸姬之心  
乎則其鄙也不待貶而自見矣既城其國又治其田使  
晉命之出于公魯何敢不盡歸乎不齊魯以肥祀乃以  
卿大夫相繼于朝府無虛月之故則晉之所以令諸侯  
者利而已矣來盟以固歸田而以國君親其事且下守  
中華之禮而用夷俗焉夫以上田之故親辱于人是徇

利也先代之後而變于夷是棄禮也禮虧利勝其能  
國乎嗚呼晉以城祀之故而來聘祀以得地之故而來  
盟則伯主之所以為伯主祀子之所以為諸侯皆可知  
矣春秋於城祀則列序十二大夫以著其動眾之罪而  
繼之以晉侯使士鞅來聘又繼之以祀子來盟祀稱子  
賤之也蓋嘗攷於斯時天下甚多故也吳楚交攻于中  
國此何時耶平公舉七世之伯業一朝付之於楚自謂  
可以奠枕而居矣不知于彌之會再讀舊書于申之後  
楚主中夏他日將通少習之言一出而執戎蠻子赤歸  
于楚如事天子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壘夷侮其外而  
大臣叛其內晉國卒剖而為三則皆平公之功矣城祀



之役可勝歎哉

楚人伐黃楚人伐徐公至自會

外患自遠而至近春秋危望國以見伯業之衰也夫華夷之勢不兩立伯業衰則夷狄強矣當齊桓之暮年楚人伐黃而公不救然後楚復伐徐夫黃遠國而徐在山東與齊為鄰非外患自遠而至近乎是以牡丘之盟春秋始書公至自會而桓德之衰與國皆有可危之勢於是因魯以見其餘也云云楚之為中國患久矣東遷以采僭號稱王憑陵上國尚賴齊桓叔伯以攘夷安夏為已往是以有次陘之役而中華之勢復振抑何幸也奈何蔡立既會震矜遂生一念之怠前功遽廢使強夷得

以恃度其心而前相與周旋之國悉蒙其患自遠以及于近豈不駭乎利床及膚也哉觀春秋危公之意亦可懼矣且夫黃自貫澤受盟于齊於是有所救之會相為犄角以牽楚制人之肘腋用能致屈完之來盟則黃實有功於齊也今楚人敢興兵以伐黃無乃討其前日從齊之故與黃以從齊見伐于楚則楚師之起乃所以嘗齊也齊既視黃而不救然後浸淫而及徐鳴鍾擊鼓將問徐以何罪不過為其附齊而取舒也借曰黃遠國也雖鞭之長不及焉腹徐在齊之宇下可不被髮嬰冠而往救之乎始之伐黃則置而不恤繼之伐徐則救而不亟則桓公之不競不足庶與國可知矣是故春秋



凡桓公之盟會皆不書至安之也至于杜丘之盟始書  
公至自會大楚之患自黃而及徐矣徐之去魯不遠也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寧不有無厭及我之患中焉嗚呼豈  
獨魯也天下之從齊者莫不憂及乎殆矣春秋魯史故  
至公以著其危而他國後可知焉商書曰靡不有初鮮  
有終吾於桓公見之矣厥後公卒未幾而楚遂至其  
盟取舒進次于陘之憾悉報無遺嗚呼桓公之  
不息之誠宮楚人伐黃而振旅焉天下  
者謂桓公初致江黃之時仲之言是也  
而卒始納于二國可仲之言是也

引公以正心脩身而行王道則豈無自彼氏羌莫敢不  
來事莫敢不來王之遺事乎而仲不能也使小國賢君  
欲自援於蠻夷之汙而不克遂其志君子蓋深傷之不  
然仲之器不小矣

吳入郢於越入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於  
越入吳

強國每逞力於外而不虞敵人之乘其後觀春秋書吳  
之事亦可以為戒矣方吳之敗楚而入郢也師猶在楚  
而於越乘虛以入吳亦可警矣至于黃池之會方與晉  
侯爭長何不虞於越之又入其國耶春秋始書於越入  
吳于吳入郢之後再書於越入吳于公會晉侯及吳子



于黃池之後則其虛內事外阻兵安忍之效豈不深切  
著明也哉嘗謂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此理之必  
然也春秋之季吳國天下莫強焉長岸雞父之戰滅巢  
滅徐之文經不絕書猶曰以蠻夷而攻蠻夷也及其勝  
楚則遂及齊而及魯及晉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迤自  
以為莫能敵己不知禍亂相尋罔有紀極東南又生一  
越為其腹心之患一之已甚而至于再始蘇之棲兆矣  
豈不可為凌人而不顧己者之大戒哉自今觀之吳乘  
楚之得罪於中國而伐之雖曰因以復怨猶有名也至  
于五戰而造其國都係累其人民鞭撻其冢墓君居其君  
之寢大夫處其大夫之室乘約肆淫恣行無忌暴橫未

有甚於此矣方且揚揚然自以為得志也不思國內空  
虛而於越之兵擗其不備入其巢穴如造無人之境無  
乃出乎己者及乘已也乎春秋書吳入郢而繼之以  
於越入吳其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吾意吳人為是  
恐懼而警者豈意夫勝齊伐魯之後復駕晉而爭伯  
黃池有會者將逞其梟雄以長上國不知勾踐之又躡  
其後也死灰然于會稽而太子斃於姑蔑所得幾何不  
足以償所喪春秋書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而又繼  
之以於越入吳何其蒙患于前而又不戒於後也嗚呼  
吳以力勝楚而越又以力勝之吳以強陵晉而越又以  
強陵之天道好還豈不信哉闔閭之時猶曰不備不虞



而已矣若夫差何其愚耶春秋因事而比書之垂戒之意遠矣是故觀入郢曲會黃池宜吳之盛也而於越入吳敗亦隨之譬之蛇虺躑躅卒以自償不亦可哀也哉雖然吳不足論也吾持此而為中國諸侯悲也當入郢之時特以晉不救蔡而吳得假之以為功吳興而晉遂失伯雋李一敗北嚮之圖稍輟而諸侯莫之省也齊衛方助叛臣以撓晉魯方有事于邾而晉則惟納蒯聩伐鮮虞之是務也而皆不以吳為憂遂使代陳會魯勢焰復熾而齊晉大國俱受其患庸非自致之耶然後吳越爭衡而春秋終矣其可歎也夫

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齊

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大夫越禮以生事而貽患于其國春秋據事直書而自是矣夫失已失人寇之招也今公子結以國卿下媵陳人之婦既失已矣媵婦之後遂專事以及齊侯宋公盟公侯豈大夫之敢敵乎是以牲軟徒陳而反以致三國之伐然後生事病國之禍見矣結可責也而齊侯宋公亦不得免焉云云古者夫人之出疆也受命而不受詞有可以安社稷利民人者專之可也未聞專命而非禮以致患者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皆由已以致之况於已為大夫固當使其君安富尊榮而民無侵陵之患也今一舉而害及其國其罪

豈不大哉是故公子結者魯之卿也媵婦淺事非大臣  
之當親今乃縱其私情去國踰竟以媵微者之婦則以  
尊而臨卑紊上下之分矣彼齊侯者太師之胤尊為東  
州之方伯宋公者先代之後爵為天子之上公夫豈列  
國夫夫所可敵哉今結也因媵婦之行遂及二君為盟  
焉夫盟者有國之大事也乃不稟命于君而專之外有  
以卑抗尊之罪而內有以臣專君之惡一舉而二罪併  
焉其可乎哉他日西鄙之伐辱國殄民果誰之所致乎  
則結之罪不可逃矣是故媵婦淺事不當書而春秋特  
書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陳人微者既見其重以  
失已矣而繼之曰遂及齊侯宋公盟遂者專詞及者所

欲又見其輕以失人也至于西鄙之師而書曰伐見三  
國之有詞于伐也然則三國義卑曰魯則失矣三國亦  
言義哉夫以伯主之嚴上公之重誰得而犯之哉爾大  
夫而求盟其從其否誠在我耳訓之以禮義道之以名  
分不與之盟可也執而治之可也何至以二大國之君  
俯首與之共執既執之後而以兵刃臨之夫抗尊求盟  
者公子結也西鄙之民何罪慢鬼神而食話言虐無辜  
以黷威武不義甚矣吾嘗觀乎文公之經有曰季孫行  
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非及盟夫以商人之不義且能  
却大夫之請何桓公乃不能慎之于姑而悔之于終乎  
然則結也不足責也齊為伯主於是乎有慙德矣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築蛇淵圃

君令不行于陪臣而勞民以自樂甚矣魯之不競也夫  
佚游從欲已非人君之當為而况作於患難之時乎是  
故成魯邑也而疆臣據焉定公欲隨其城而親帥師徒  
以圍之卒不能克而返是正恐懼警省之時也柰何告  
至之後乃役民以築蛇淵之圃尚可謂知務乎春秋書  
公圍成公至自圍成于十有二年之冬而書築蛇淵圃  
于十有三年之夏則定公之失君道可知矣嗚呼魯自  
宣公受國于東門氏而祿去公室矣成公失政而政逮  
于大夫丘甲之作費邑之城二軍之作中軍之舍不絕  
于經三家競爽不弱一个焉孰知陪臣之又專制其後

哉至于孔子攝相然後費邱繼墮公室可為之堦已見  
于此使其終用聖人魯可以為政于天下矣雖百成何  
能為哉今定公不知二邑之墮出于仲尼之化而以為  
已功也於是親帥其師以圍成而不知公歛處父之徒  
無君之人也於公何難哉是以無成是無孟氏之言一  
動疆臣之心而深溝高壘堅守弗下以封內之邑而用  
師圍之有如敵國已見魯之失政矣况以堂堂國君之  
尊伐一陪臣而不能勝卷甲而歸亦可危已吾意定公  
因是而懼改前轍以自新委國聖人之不暇也柰何恬  
不知畏告至之後反自肆于驕樂當舉趾條桑之月後  
農作之民以築圃焉夫築者創始之詞而圃者育鳥獸

之所也當閑暇之時且不可為也而況於蕭牆之寇未  
弭此何時耶而自放於盤樂怠傲無乃安危利害而樂  
其所以亡乎置民人杜糶于度外而以奉己為重顛倒  
錯亂未有甚於此者矣春秋先書公圍成而繼之以公  
至自圍成危之之意已見至明年之夏而有築蛇淵圍  
之書則定公之不足與有為也明矣卒之女樂至庭而  
聖人以燔肉去遂使一變至道之國日淪于微弱而大  
野之麟卒虐其應悲夫吾嘗觀乎春秋書築臺及圍凡  
六見莊公一年而築三臺嘗書方伯四鄰和睦國家  
無事可以有為而不為也故魯自是始弱及莊公告終  
而遂大亂國幾亡成公之時內政歸于強臣而外屢辱

于太國末年晉悼公伯稍獲見重而遂築鹿圍昭公游  
於季孫之術中而築節圍卒以客死今定公不以先君  
為鑒而又履其發焉嗚呼無圍猶可無民何為邦分崩  
離析而不能守是誰之咎哉

取汶陽田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藉勢以復地其利國也為甚微致賂以從夷其辱國也  
為甚大夫為國而不知以義為利未有不受其咎者矣  
魯之成公恃晉之勢一戰勝齊以取汶陽之田以亂而  
易亂也其利國不亦微乎遂使楚人以此藉口而為陽  
橋之後公也乃屈千乘之尊會其大夫于蜀致賂納質  
以求免焉則其辱國大矣觀春秋書取汶陽田于前而



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後則魯之所獲不如所喪為國  
而不以禮其效豈不深切著明矣哉嘗謂天下莫大於  
禮莫強於義是故諸侯修睦以事天子不敢失也而後  
蠻夷順令以事中國不敢違也今也友邦冢君不能和  
協而使外夷得以借此以為猾夏之階不亦甚哉觀成  
公之所以勝齊而辱於楚者抑亦可以為戒矣且夫汶  
陽魯故田也而見奪於強大之齊攷於建邦土地之圖  
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不敢失墜所當  
告于天王以正疆界不當擅兵以取之也不然侵小得  
之則固有興滅繼絕之義齊固不得而有亦豈魯之所  
常有哉今魯之戰齊也以大夫之一怒而介於大國幸

以獲勝則藉卻克之言以取汶陽而不使一介告諸天  
子是惟強力之恃而於君臣之義蔑矣雖取故邑與奪  
人之有何異哉而不知我以強力陵人人亦以強力而  
陵我矣未幾楚人遂有侵衛侵我之師以問伐齊之故  
甥舅之國翦為仇讎而使蠻夷得以為詞亦已愼矣而  
又不能親賢修政保固疆圉乃以國君之尊親會公子  
嬰齊于蜀而薦侑焉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君降班失列  
以聽于夷狄之大夫豈不哀哉惟其不能以禮為國以  
及此憂也故曰藉勢以復地其利國也為甚微致賂以  
從夷其辱國也為甚大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固當上  
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而下庇其民使無辛苦憂隘

之禍也而乃不忍一朝之忿殘民以逞其私汶田之歸  
揚揚然自以為功而辱逮君父不顧也方將立武官以  
宣示其侈而不知他日韓穿一言復束手以歸諸齊而  
所得者為虛文不是以償所喪然後知不以義為利而  
以利為利乃有國家者之大患而春秋譏取汶陽田之  
意遠矣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春秋明經卷之二十一

